

悄悄话

■陈幼芬

风中有暖意

四季从来安分守己,夏与秋,在一场又一场的雷阵雨里隆重交棒,风中添足了凉意。作家鲍尔吉·原野说,风里有远方的味道,我想说,风里还有人间冷暖飘过,有不计其数的偶然,迎面相逢。二十多年前的手术室,便是我与两段人生偶然相逢的地方,那些细碎的片段,至今仍鲜活在我记忆的深处,挥之不去。

那时,我还是一名麻醉师,穿着白大褂,穿梭在病房与手术室之间,虽然也才二十几岁,但见多了人们在病痛里的各种挣扎。因为自己的年轻,就特别容易被别的年轻生命里的脆弱与坚韧触动。

记得,有位患卵巢巧克力囊肿的姑娘,不过二十出头,瘦瘦白白的,像一株经不起风吹的芦苇。术前会诊时,她一个人坐在病床上,神情黯然,情绪低落,整个人透着一股寒气。测血压时触到的手,是凉凉的,指尖泛着白,唯有指甲上鲜红的指甲油,在一片苍白的映衬下,格外扎眼。这是个爱美的女孩!那大概是她在恐惧里偷偷为自己保留的一点安慰吧!

但我跟她说,进手术室前,要把指甲油擦掉,因为指甲的颜色,是一个重要体征,它可以判断人体血氧情况,而任何甲油的颜色,会遮住这个真实的信号。她听后,点头同意,没多说话,只是轻轻蜷了蜷指尖。能感觉到,她的害怕,不是普通的紧张,是那种仿佛魂儿都飘远了的惶恐。确实,卵巢手术对未婚未育的年轻女性来说,会多一层后顾之忧。

那时候,全身麻醉不如现在这样普及,她做的是硬膜外麻醉,属半身麻醉。手术很顺利,囊肿是良性的,病理报告出来时,大家都松了口气。可在手术室里,我似乎看见,她的心理防线已无声地崩溃。没有身体的疼痛,却有掩不住的难受,眼神里充满惊慌与担忧,还有对未来的迷茫。二十岁的姑娘,本该明媚又乐观,她却要在手术台上独自承受身体的疾病,那份脆弱与焦虑,确实不可承受之重。

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,因先天性下肢短缩畸形入院。男孩个子不高,一米六几的样子,脸长得很周正,不胖不瘦,因先天双下肢长短不一,走路有些跛,性格内敛,但眼神里有光。虽然日常生活没大碍,但他想走得正常些,不想因为跛脚影响工作与以后的生活,他要做的是下肢延长术。

骨延长技术,是通过缓慢牵拉骨骼促进新骨生成,以弥补双下肢长度差。手术周期长,包括术后牵拉与康复期在内,通常需要数月至一年,而且,这种手术无法一次性完成,需要反复做几次,他当时的年龄,也已经超过骨骼生长最佳潜力期。整个手术过程将要经历反复的苦,心知肚明,但他眼神里的坚定,却比同龄人强很多,那份对“正常”的渴望,是他当下人生全部的期许。

他做的也是半身麻醉,手术区域痛觉消失,但术中牵拉感还是会有觉知。术中,当我整理床单时,他的手突然伸过来,紧紧抓住了我的手,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!力道很大,还带着难以言说的紧张与依赖。我没敢一下子脱开手,心想,如果我的手能给予他内心力量少许的加持,也是一份特殊的温暖!手术台上的他,一声没吭,但我能感受到,他努力隐忍的坚毅里,有一份执念之望——只是为了能像别人一样,稳稳当当地走路。

一晃,二十多年过去了。风,凉了又暖,暖了又凉,我早已记不清那女孩和男孩的面容,却总也忘不了,他们年轻的生命,曾体验过病魔的击打。一个,在脆弱里藏着对生命的珍视,另一个,则在坚韧里追寻朴素的理想。

我不知道,那姑娘是否学会了好好爱惜身体,是否活成一个幸福女人的模样,也不知道,那男孩最后有没有实现“正常走路”的愿望,有没有超越先天的阴霾,在蓝天下自由跑跳。但,我愿意相信,那些曾在手术台上经历过挣扎的人,会更懂健康的可贵。

黑塞说,“人很难被叫醒,但可以被痛醒。”病痛,是人生路上的警醒,它提醒我们,要好好照顾自己,在有限的生命里,尽最大可能地实现自我。而那些偶然的相遇,一句叮咛,一次牵手,一声祝福,都是风中的暖意,如烛光一般点亮心房。

背包族

■来永洋

在怒江大桥鸣笛

车队前行在怒江大峡谷中,慢慢地似乎车窗外的风突然有了重量,裹挟着怒江峡谷里特有的潮湿与凛冽,拍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响。前方灰黑色的桥身正从云雾里慢慢显形,架在奔腾咆哮的怒江之上——那就是怒江大桥了。快到桥边,对讲机中传来了领航员的呼叫:“队友注意,到了大桥,大家鸣笛在两座桥上慢慢开一圈,然后在老桥停下打卡。”

到了桥上,一声悠长的鸣笛刺破峡谷的寂静,紧接着,前后的车辆也陆续加入进来。笛声此起彼伏,有的沉闷如钟,有的清亮似哨,在两岸峭壁间撞出重重回响,竟盖过了脚下怒江的奔涌声。

我们车队在桥上停车拍照,只见离桥不远处的峡谷中,一根很大的水泥柱矗立在空中,与周围的钢筋铁骨格格不入。领航员说:“这柱子里面埋着烈士的身躯呢。当年修桥时,他不慎坠入尚未凝固的混凝土中,战友们拼命想拉他上来,却只抓到几片衣角。所以,老桥拆除时,特别保留了这根柱子,最终,这水泥柱子成了他永恒的墓碑。”

桥两侧的水泥扶手上,摆满了点燃过的香烟、可乐、水果和酥油饼,这些都是车友和游客对于死难烈士的贡品。祭奠的不仅仅是浇筑在水泥柱中的烈士。据了解,当时修建318公路时,由于都是在高山峡谷中施工,加之设备落后,2146公里的路段,竟有2000多名筑路烈士长眠在318沿途。

鸣笛声渐渐轻了,却没有完全消散。像是怕惊扰了什么,又像是怕被什么遗忘。我静静地伫立在桥上,思绪万千,318,真是一条艰辛之路,英雄之路。

车过大桥时,我悄悄打开了一点车窗。那声尚未散尽的鸣笛顺着风钻进来,混着江水的轰鸣,竟有了某种温柔的质地。它不像城市里催促的喇叭声,也不像车站码头告别的汽笛,倒像无数人在心底默念的那句“记得”——记得那些把骨头埋进桥墩的人,记得这条用血肉铺就的路,记得每一声鸣笛里,都藏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永不褪色的致敬。

下山时回望,怒江大桥又隐入了云雾。但我知道,无论昼夜寒暑,总会有鸣笛声在这里响起。它们不是噪音,是刻在山河里的惦念,是流动的丰碑,在怒江之上,在岁月之中,永远地回荡。



悠悠事

■傅志泰

给垃圾穿上衣服

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,原来住在萧山区区的居民,是怎样处理家里的生活垃圾的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萧山区区的高层楼房还不多见,崇化小区、高桥小区的6层楼房已是相当不错的住宅了。每幢楼的每个单元,都建有直通垃圾通道,一楼以上的楼层每层都建有一个垃圾投放口,住户倾倒生活垃圾时,不用像现在那样需要先装在垃圾袋里,随便拿个盆子或畚箕,装满后直接倒在楼梯旁的投放口里就完事了。所有住户的垃圾最后都从上到下汇集到一楼的垃圾箱里,等待环卫工人来清运,一般是一天一清。清走后又会产生新的垃圾,这可苦了一楼的住户,时常会受到污水和臭气的困扰,还有苍蝇、蚊子、蟑螂和老鼠的侵袭。

为了改善生活环境,萧山市政府决定从1996年2月1日起,在城区全面推行生活垃圾袋装化管理,这项工作由分管副市长具体负责,常务副市长负责日常督查。这被称为萧山历史上生活垃圾管理的一次重大变革。准备工作在1995年下半年紧锣密鼓地展开。城区范围主要在老城厢镇的区域,大量工作就落在城厢镇政府和市环卫处身上。在前期外出考察和调研的基础上,城厢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及各居委会都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,进行广泛宣传发动,环卫处按要求必须在次年1月底前,封密城区所有住宅小区的直通垃圾箱并同步建设配套的垃圾收集房,购置生活垃圾压缩收集车等设施设备,会同城建部门,召开房地产开发商会议,明确今后新建住宅一律取消直通垃圾箱,建好配套的专用生活垃圾收集房。我的任务是负责起草《萧山市推行生活垃圾袋装收集管理暂行办法》,交市政府办公室修改定稿后发文。好在领导给了我一份《南京市生活垃圾袋装收集管理办法》的文件,南京市比我们早一年开始实行垃圾袋装化,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我结合我们杭州和萧山的实际,很快完成了初稿。最后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,垃圾袋装化工作如期实施。但也有一些单位和个人不理解、不支持。性质最恶劣的一件事是有人不但不配合,还动手打了人。推行两个月后的4月5日中午,文化路某公司一位女员工,中餐垃圾没有袋装就去垃圾房投放,遭到居委会聘请的管理员大伯的阻止,争吵过程中,这个女员工竟动手打了老人。城厢派出所接到报警后,迅速出警,并依法作出处理,给予该女员工拘留5日、所在公司罚款的处罚。这一事件经新闻媒体报道后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。自家的垃圾自家管,广大居民纷纷响应,自觉行动起来,垃圾袋装化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。1996年9月11日,杭州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生活垃圾袋装收集管理经验交流会,我们萧山专门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。

在城区取得成功后,萧山其余各乡、镇也开始全面推行生活垃圾袋装化管理,这为我们后来实行垃圾分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现在,谁都知道,生活垃圾是要用垃圾袋装好才能投放的。

紫藤阁

■王胜平

我与亚运的不解缘

时光流转,记忆永恒。两年前的杭州亚运会,是体育健儿展示实力的舞台,也是我我心中一段难以磨灭的回忆。杭州亚运会两周年到来之际,作为一名和亚运会有着近半个世纪缘分的资深球迷,我要打开记忆的盒子,品味我的亚运“三部曲”。

第一次知道亚运会是1978年,小学二年级的我从《中国少年报》上了解到了在曼谷举行的第八届亚运会。记忆里,这是“铁榔头”郎平初出茅庐,虽然没有拿到金牌,但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足以让我们对中国女排充满了希望;四年之后的1982年新德里,中国军团不仅是女排如愿问鼎,而且是以61枚金牌的数量首次登上亚洲盟主宝座,这些消息我都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获得的;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,中国体育代表团以94枚金牌的数量蝉联金牌榜首,获得最后压轴“两金”的领军人物郑晨和张彩华,正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浙江儿女。有意思的还有,我的日记《展望第十届亚运会》的结尾写到,“金牌榜第一之争或许要等到最后一枚金牌诞生见分晓”,如有神助般地预测准确。

1990年北京亚运会,那时的我已经考上大学。在系活动室,我和同学们围着电视机收看开幕式。而在广西《体育春秋》杂志举办的亚运知识竞赛中我喜获三等奖,拿到20元奖金时,心里甬提有多高兴;1994年广岛亚运会,已经留校工作的我除了和同学们一起收看比赛之外,还有幸客串浙江电台《赛场内外》嘉宾,通过连线直播,和主持人张陆、伟雯老师电波侃球评球;1998年曼谷亚运会期间,我参与了杭州日报下午版举行的点评、竞猜活动。

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,不惑之年的我居然在选修课堂里切入了直播画面,和同学们一起见证“飞人”刘翔的飒爽英姿,以至于日后还为他们所津津乐道;2014年仁川亚运会前夕,我受学校委派赴美国交流访学,途经韩国仁川机场转机时,当地浓浓的亚运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;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前夕,当届闭幕式上的“杭州八分钟”表演排练在我校举行。

而杭州第19届亚运会,我有幸被选为开幕式保障工作成员。2023年9月23日晚上,当我坐在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“大莲花”看台上,聆听习主席宣布亚运会开幕,和隔壁邻座的中国体育代表团、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运动员们招呼致意,见证“潮起潮涌”“同爱同在亚细亚”的高光时刻,不由得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我是大学老师,也是杭州市科协社区科普讲师团的一员。从2017年开始,我就走进社区、学校、企业、乡村等志愿开展亚运文化公益科普讲座,8年开展300多场次的公益科普讲座,受众达一万多次。

2021年,受上城区社区学院的邀请,我担任了《惠心品亚运》系列读本的顾问,经过半年多的努力,《迎亚运 说英语》《读亚运名片》《观亚运比赛》《识亚运人物》等全套四册,中英结合,适合全人群阅读的这套口袋读本终于问世,还得到了亚组委的指导和授权。

转眼,杭州亚运会已过去两年,但亚运文化带来的流量效应、集聚效应、乘数效应还在持续放大。我十分期待下一届亚运会快点到来,期望我们的缘分能继续……

尖尖角

■王若懿

照进课桌的星芒

书桌角的《了不起的中国科技》已被我翻得卷了边,封面“祝融号”火星车的红色车轮旁,我用荧光笔涂了道小小的光——那是去年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,我操控火星车模型爬过“沙丘”时,老师说的“每道轨迹,都是向科学的致敬”。

在“中国天眼”FAST章节,我夹了片秋天捡的银杏叶。图上那口“银色巨锅”卧在贵州山坳里,书页旁的小字写着:“它能‘听’到137亿光年外的宇宙声音”。妈妈曾带我看天眼的纪录片,画面里工程师们踩着泥路调试设备,雨水打湿了他们的工作服。我突然发现,书里天眼的“馈源舱”和我拼过的高乐模型很像,只是乐高零件是塑料的,而真实的馈源舱,是科学家们用无数个日夜算出来的“宇宙耳朵”。那天晚上,我把银杏叶贴在窗户上,月光透过叶子的纹路,像极了天眼接收到的星空信号。

最让我心动的是“蛟龙”号的故事。潜水器在深海点亮灯光,深蓝色的海水里,它像一条发光的鱼。去年班级义卖,我用攒的零花钱买了个“蛟龙”号模型,却总拼不好它的“机械臂”。直到看了书里写的:“蛟龙号的机械臂能在4500米深海拿起一颗鸡蛋,误差不过1厘米”,我忽然懂了——科学家们拼的不是模型,是能探索深海的“中国手”。我重新拆开模型,对照书里的结构图一点点调整,当机械臂终于“握”住小零件时,我好像也握住了一点坚持的力量。

现在,我的书里藏着好多“小秘密”:天眼页的银杏叶、“蛟龙”号页的模型零件图纸,还有我写在空白处的话:“以后我也要做点亮星空或深海的人”。

《了不起的中国科技》教会我的,不只是一个个科技成就,更是藏在这些成就背后的——好奇、坚持和热爱。这束从书页里照进我课桌的“星芒”,一定会陪着我,慢慢向更远的地方走去。

(作者系北干小学401班学生,指导老师:叶丽)